

史228.21

574.21

部二

4379
139

~~史222
574
部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元年秋七月乙未詔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中府夏竦赴本鎮

丙申定州不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於天地山川宜獲嘉澤尋遣工部郎中祕閣校理張子思持密詞禱於北嶽至是以雨足聞子思知白兄子也

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從侍御史知雜事何郟所請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嘗講書禁中上歎其

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辛丑錫卒上聞惜之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特贈工部侍郎壬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兼侍中宣徽北院使判并州鄭戩為奉國節度使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青州富弼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韓琦並加資政殿大學士

癸卯禮部尚書知陳州晏殊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許州張觀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丁度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應天府王舉正為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給事中知杭州范仲淹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新知河南府吳育並為禮部侍郎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為太子少保太子少傅致仕石中立任中師並為太子少師太子少保致仕任布為太子少傅上方念執政舊臣宰相文彥博因贊以推恩故竦等十四人皆遷官加職而弼與琦各領一路安撫使仍優除之

弼琦以領安撫使優除此據實錄然戩判太原帥權尤重實錄獨不言所未詳程琳推恩不及蓋二月方加平章事賈昌朝前月加大觀文今推恩亦不及

侍御史知雜事何郟監察御史陳旭等言伏見前任兩府臣僚繼有除拜非復差功計勞特出一切恩命近時典故未見此比物議喧然不知其由夫爵祿固上所

得專予以其可礪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事功至於徇節捐軀而不自悔故古之王者至重至謹賞一

人必使天下之人皆知以爲當然不敢用爲己私而輕天下之所重也今若授受之際皆出無名則何以勸有功有功者不足勸是古之所重今更以爲輕雖極顯官厚祿將無以磨礪天下而人人有覬覦徼幸之心復何所恃而爲治哉況股肱大臣天下所望而爲表則者豈特以一官自私而不爲國家惜大體也臣等固知爵命之行必有讓而不受者伏望朝廷察臣等言稽之典故如今來例行除授事體有名輕重必當卽乞明示中外使灼然曉知若祇出一時之恩願下臣等章詢之公議儻以爲然或難於追寢前命因其表讓悉停過恩如此則上無虛授之譏下有崇讓之勸與其一舉兩失效當倍之也又言侍中官秩隆峻不可爲節相序遷之資稽

之典故未嘗有輕授者惟晏殊前已爲刑部尙書朝廷若以左降歲久自從牽復恩例上諭鄴旭等以朝廷寵念舊臣特與改官卽非常例也鄴旭等乃不敢言

戊申殿中丞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

其爲集賢校理亦執中薦之去

年八月事

癸丑賜知益州田況梓州路轉運使何知至敕書獎諭

梓州路鈐轄宋定知瀘州李道甯瀘州巡檢孔道甯嘉

眉州巡檢陳遇知涪井監劉繼英涪井監監押費元慶

資榮州巡檢李友忠王齊雄梓夔路都監王錯梓州都

監張斌遂州巡檢王文質簡州巡檢孔惟恭梓州路走

馬承受翟文秀或遷官或加職或減磨勘年並以涪井

蠻人平也 秦鳳路經略司言秦州緣邊弓箭手雖令同社助錢買馬然貧不能自給馬多闕乞許市屬戶接漢界土田以資贍之從之

乙卯置開封府長垣東明曹州冤句南華滑州韋城五縣管界巡檢一員

丙辰召二府及兩制臺諫官宗室等謁真宗御容於沈德妃位德妃居資善堂之南新作神御殿成故也

己未詔諸州歲市藥以療民疾先是知雲安軍屯田員外郎王端言川峽之俗多蠱毒中人死者蓋十八九去

年朝廷頒善救方其惠甚大然所用藥或本土所無有而民間不能致請官為給錢和藥與民既從其請仍令

諸路準此

端質弟

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為兵部尚書知

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建明但延接卜

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為府界

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眾望

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詔從

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

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所攻乃罷下制云間以河道潰溢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從其請而實錄正附傳但云執中以足疾辭位不載其嘗被言也疑本傳或有緣飾今從拜罷錄禮部侍郎平章事文彥博加

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工部侍郎

宋庠為兵部侍郎平章事

按宋史宰相表作宋庠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

加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此疑有脫誤樞密使保甯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貽永兼侍中右諫議大夫按宋史宰相表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納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癸亥幸後苑觀刈穀

丙寅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渾儀圖

初劉筠死亡後官收其田廬包拯少時頗為筠所知於是拯為言請以筠族子景純奉筠後乙亥授景純將作監主簿仍給還其田廬幸瑞聖園觀刈穀燕從臣射

於園中

丙子前判河陽武甯節度使兼侍中夏竦言已離本任就長假於東京尋求醫藥救療殘生直至致仕已來除

尋求醫藥外更不敢有纖毫希望干煩朝廷從之此據會要

八月十六日事

己卯右正言知制誥李絢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供備庫副使曹偕副之偕翊子后從弟也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梅摯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李永寶副之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邠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柴貽範副之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為契丹正旦使右班殿直閣門祇候魏公佐副之御史陳旭言比歲入國副使多不擇人或緣內降指揮魏公佐前入國為上節今乃為副使恐取輕敵國即改命閣門通事舍人侯宗亮代公佐仍詔樞密院自今選人改命侯宗亮乃九月甲寅今并書陳旭言柴貽範緣內降按七年副

後有柴貽慶尋改命夏佺
未見貽範姓名今並削去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
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
海人常爲廣信軍判官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
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
爭之懷敏使人訟果他事詔置獄推劾奎爲果力辨乃
得免衛士夜盜入禁中懷敏當番直而得罪輕奎時監
京東排岸司上疏曰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
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人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
於肘腋賴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卽時禽獲然流傳四方
驚駭羣聽不祥之甚也傳稱主憂臣辱陛下皆可謂憂
矣未知任其辱者果何人邪臣聞勾當皇城司六人其

五已被謫獨懷敏尙畱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
法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
令勿殺而左右輕殺之裂其支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
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不報 先是
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取賢材中選之後多
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
祕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
采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
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采其博
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材之意邪乞將來御
試策題中止令關治亂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
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已上

或所對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於世其論果
有補於時者即為優等若文意平常別無可采者即為
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
則不為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
體其餘所問經義名數自依舊例此據會要八月二日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引見司
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閹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
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
酉景宗自建甯留後責授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
初景宗自濟州召還御史何郊言景宗不宜寬假乞且
令外任不聽於是景宗乞盡納官爵留居京師郊又極
言其不可既踰月乃自均州徙鄧州十月十二日徙鄧州初諸

路奏大水知諫院錢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
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景宗坐責特賜彥遠五
品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又嘗言內侍黎
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
高年未謝事懷德九月辛亥郭承祐除殿副當考小人宜廢不
用多見聽納彥遠傳云挾刃埋太子少師致仕石中
立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謔
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
或諫止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然
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及老於家客至必
延與飲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
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

丙戌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略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

丁亥詔近臣宗室臺諫官詣廣聖宮朝拜真宗神御殿以殿新成也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爲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非才也不宜使制國用不聽

癸卯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爲右諫議大夫初賈昌朝抑堯臣不與遷官及歲滿當遷文彥博堯臣同年進士也遂優遷之詔河北河東經略安撫使司契丹舉兵討夏人其邊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邊兵趙

分有憂故也此據會要

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酋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按宋史及王惟儉宋史記俱作左轉至儂猶州全福納之全福江原本作佐江誤今改正

寶真合道監長扁

見擄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麻交趾復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案宋史蠻貊傳及王婆誤今改正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己酉詔河北兩地供輸民毋得市馬出城犯者以違制論先是河北安撫司言雄州容城歸信縣民多市馬出入邊城中為契丹籍送幽州故條約之

辛亥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郭承祐為宣徽南

院使同羣牧置制使侍御史知雜事何郊言承祐嘗犯

贓不當為宣徽使不聽又言承祐自領兵柄所行多暴

刻不法士卒怨苦今罷兵柄授宣徽使已過優不當更

使制置羣牧陟降殿陸重失眾心請出之外藩尋命承

祐判應天府陳旭劾承祐驕僭恣暴見旭傳當考甯遠節度使知亳州

許懷德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乙卯遣龍圖閣學士張奎入內都知張惟吉供備庫副

使郭恩往澶州經度商胡決口恩開封人

已未罷武舉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後大理寺丞馮繼師奏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皇祐中罷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育議立武學非武舉也恐本志誤更須考

冬十月辛酉徙真定府路鈐轄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張

忠爲定州路鈐轄時本路安撫使李昭述言忠貪暴難制乞加黜責上以忠驍將破恩州功第一止徙鄰路仍降詔約束之

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轉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爲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郊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爲官鹽長價獲利旣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卽自己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刑禁頗繁官私俱不爲利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卽宜仍舊況陝西調用多仰兩池歲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干

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爲害猶淺速宜講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使並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卽乞一切俱令復舊免致匱乏調用舊久爲害拯旣受命卽言臣前任陝西轉運使備知鹽法自慶厯二年范宗傑建請禁權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衙前等般運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敝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啟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軍見其爲患之甚遂乞依祥擘畫復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權貨務大支

官錢兼寬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
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
因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舊法誠
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寢深爾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
有先害而後利者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
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
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
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
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
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
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不惟命令
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

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
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爾臣固非憚往來勞
費妄有臆說所貴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
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

當是時魏瓘為陝西
都漕李參為漕運

及拯至陝

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
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
及河北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
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買餘則禁止皆聽
之拯還自陝西又言今天下財用所以窘乏蓋自西事
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路歲入糧草支權貨務見錢
銀絹香茶等約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
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

銳意而遠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一小有警
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
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
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
減權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
雖有解鹽緣出產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
北只以連值災傷朝省權且以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
逐路稍減冗官或移那軍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
擘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逾三
五年則東南財貨盡聚京師帑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
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
恐難以善其後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沈括筆談云陝西課鹽舊法法官自般

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
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筋任其私
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
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自此悉
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
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歛
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
鹽價有常而鈔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
錄故內殿崇班大名府路都監呂渭子億為下班殿侍
渭冀州人嘗舉進士尤長於論兵康定初呂夷簡薦之
召試策入高等補官累遷大理寺丞換武從賈昌朝辟
平恩州有功未及賞而卒故卹之渭億俱無
丁丑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踰一尺梳
長無得踰四寸仍無得以角為之犯者重致於法仍聽
人告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
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御史劉元瑜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七

為服妖故請禁止之婦人多被罪者御史記云劉元瑜乞禁止重賞告訐

者婦人多被刑責大為識者所嗤都下作歌辭以嘲之

戊寅河北緣邊安撫司請自保州以西無塘水處廣植林木異時以限敵馬從之

壬午詔馬舖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腳遞五百里 初龍

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劉沆自洪州還知審刑院居五月

改知永興軍命下七日沆因對自陳為宰相擯抑久補

外今復亟去從班乃詔復知審刑院

乙酉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主客員外郎許元為制置發運使

丙戌詔夔州路溱南州蕃落素盛自今歲令走馬承受

傳詔撫問之 侍御史知雜事何郟言臣伏見陝西路

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刺面充

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

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之行陣固

難得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費

廩食不可勝計況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

甚非所願伏望敕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軍

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

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

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

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

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

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卻代精

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穴
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
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此亦省費之一端也近包拯
被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
所冀審擇利害然後施行樞密使龐籍獨以郊所言為
是王戊詔旨實自郊發之十二月王戊始聽保捷不任役者歸農此據鮮于侁所為

何郊墓誌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臺諫官及宗室觀三

朝訓鑒圖

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為成州團練使先是世衡
之長子古慕其從祖放為人抗志不仕於是詣闕自言
父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葉

勒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欵稱臣經略使
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夏國
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為書
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出其妻旺榮兄弟怨望
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覺夷族非因嵩
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預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
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招懷之功文書
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自東染院
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是加
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及籍罷古復辨理下御史考實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
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徙官便郡實錄載种古訟其父功本末殊不詳今專

從記聞仍參取世衡正傳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

還本買蓋與記聞不同今亦從記聞正傳又云籍既罷

古復辨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高疏為定詔付史

官聽古徙官便郡今慶麻五年五月熙甯四年詔河北

日附此王嵩事在慶麻五年五月熙甯四年詔河北

十一月癸未王元規乞追贈父嵩官可參考

被災州軍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貧不能自存者即其

家人賜米一石酒一斗毋得呼擾

庚子詔昭宣使眉州防禦使楊懷敏為內侍副都知月

王辰朔更詳之

辛丑詔民有冤貧不能詣闕者聽訴於監司以其狀聞

壬寅并州言宣徽北院使奉國節度使鄭戩卒贈太尉

諡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

多怨之

壬子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請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

聽邊吏以時掩殺從之

乙卯詔江南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鑄錢事與提點

刑獄朝臣以官高下序之

丁巳詔陝西路諸經略司蕃官能統所部自今滿七年

與轉一官

戊午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副都知楊懷敏領梓州

觀察使為三陵副使罷副都知初懷敏自高陽關鈴轄

入奏事除副都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先為入

內副都知管勾皇城司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

其士卒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其欲滅姦人之口罪在

懷敏及楊景宗二人而陛下不忍加誅止黜於外况舊

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再除今中書送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到詞頭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翌

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

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解

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他

舍人為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踰半月卒罷

之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

靈所在大姦豈能逃乎未幾懷敏果卒不知他舍人草

錢彥遠傳云陽懷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

知按五月初張碩賜三品服蓋緣辨宗真實不死也

應十一月初懷敏又妄言宗真死朝廷方信之彥遠傳必

誤敏所以復除副都知當別有故彥遠并懷敏妄言論

不列爾今詔外任觀察使已上給隨行指使使臣二人

刺史以上一人每五歲代之

十二月庚申朔崇儀副使閻士良權高陽關鈐轄兼管

勾河北屯田司事

壬戌詔陝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

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

餘人皆謹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

不得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

自是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減放保

錄有之其餘悉從記聞所載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

傳永之言永時將漕陝西也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眾議紛然陳其不可緣邊

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

糧必散之間閭相聚為盜賊上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

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養兵太多爾若

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賊二臣請死之上意

遂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乃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羸兵無慮八萬有餘人其六萬有餘悉放歸農其二萬有餘各減衣糧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頸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若此乎上益信焉其後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始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議者非之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錄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聞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仍判延州今以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棟著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廢為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化外若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剩員處之記聞惟不載剩員然減衣糧之半即有剩員居其間矣今悉用記聞稍刪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別出但取京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

字改稽古錄所稱天下字王德用許懷德奏選廂軍補禁軍當考至和元年十月范鎮言大臣以募兵塞責或指此侍御史知雜事何郟言伏覩朝廷昨降詔旨委諸

路轉運使等第選退州郡老弱兵士所去者衰疾疴孱之伍所存者壯盛伉健之人議者謂練士省財茲實為利近聞邊臣多有論奏皆謂選汰過多竊恐所言未悉利病緣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圖至治欲求至治宜以去冗食為先朝廷有此處置固亦計之甚熟今命令才下若以橫議亟改則去弊求治無其日矣臣竊料招來邊臣之言亦恐緣轉運使銳於專行不與羣帥協議所致伏乞特降指揮約束逐路轉運使所至州郡並合先與帥臣

長吏同議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皇使眾疑懼其選退之人或力可耕墾而別無生業仍乞於所居州縣據口量撥與係官閑田使之給養免至流離失所朝廷前議固已至當不可妄有改罷仍乞詔邊帥各令遵守施行

降詔諸路轉運使選退老弱不知果是何時

甲子禮賓使知桂州陳琪為洛苑使廣南西路鈐轄兼

知邕州內藏庫使廣南東路都監陳曙為廣南西路鈐

轄兼知桂州遣入內供奉官高懷政往邕州與本路轉

運使督捕蠻賊

乙丑御延和殿召虞部員外郎盧士宗講周易泰卦面

授士宗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士宗濰州樂昌人楊安

國所薦也是日詔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

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兼侍中昌朝固辭

之使相舊無中謝之賜其賜自昌朝始

丁丑詔陝西諸路經略司徒屯馬軍近地以省邊儲

甲申契丹國母遣始平節度使耶律瑛衛尉少卿昭文

館直學士邢熙年契丹遣歸德畱後蕭能榮州團練使

常守整來賀正旦

戊子大畱國來貢方物

大畱國未知何方當考

是歲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為祖父中立服後四

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范鎮議經無接

服祖仁宜以本服主喪服除而止母在則練服主祭宋

服祖仁宜以本服主喪服除而止母在則練服主祭宋

敏求引通典司馬操駁徐邈議當承重曰自開元禮已前嫡孫為祖雖祖之眾子在亦服斬衰三年且前代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古者重嫡孫正貴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以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已服期今不當改服斬而為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康成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前問答之次況徐邈范宣之說操已駁之是明服可再制又舉葬必有服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服請著為

定式從之

戶部副使包拯言

拯此疏不待其時疏論慶厯八年出入數必是

次年也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

因附此

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

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

官僚屬漸廣奏併六國郡縣益眾降及漢魏以至隋唐

雖設官寢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者也今天下州郡

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

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

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

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

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

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匹貫兩支數闕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兩慶厯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千五百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兩在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兩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祇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沿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

臣以謂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求其敝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人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眾也則宜罷去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畱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二年春正月己亥詔河北提點刑獄司自今歲調兵夫治河並親往督視之

辛丑詔樞密院自今勾當皇城司並選差人仍不許陳

乞會要慶曆八年閏正月己有此詔

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丙午占城國遣使來貢象牙二百一犀牛角七十九齋

表二通一以蕃書一以中國書

丁未詔施州自今歸明軍校死者許子孫代守邊仍先

給食鹽其衣襖須三年乃給之

已酉前殿中丞竇運復舊官運始丁母憂聞妖賊據恩州起從安撫司効用既而為有司劾奏勒停至是自論嘗從破賊有勞特復之

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

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數以間四年正月

間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

南鹽而河北稍用三稅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

錢數足即止已見是年未及慶祿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

年法募人入中此據食貨志第三卷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

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

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

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稅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

皆有虛估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畜賈所抑鹽八

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估受券取鹽

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王堯臣王

守忠陳旭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

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

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人錢十萬

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已

並據食貨志第四卷志稱皇祐二年詔三司詳定於是

王堯臣王守忠陳旭建對貼議而實錄無之今附見命

三人較出入數後三年正月始復行見錢

癸丑西南蕃王龍光泚遣使來貢方物以安遠將軍蕃

落使龍光辨為甯遠軍大將軍按宋史蠻夷傳作甯遠

今甯遠將軍知靜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甯大將

今甯遠將軍知靜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甯大將

軍按宋史蠻夷傳作承宣武甯大將軍原本作甯武誤今改正龍異豈並為安遠大

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為武甯大將軍光辨等授官乃

二月戊午今并書

丙辰御史中丞郭勸入內都知張惟吉藍元用同檢校黃河故道工料以開

二月乙丑遣內侍賜河東沿邊巡檢使北作坊使王吉金創藥時以本路安撫使王拱辰言吉前與西賊戰為

流矢所中今疾發且甚故賜之詔京東所選廂軍於

本軍額上加教閱二字其征役同禁軍初安撫使富弼

既選一路廂軍團成指揮欲加刺教閱字上不許止令

軍額上加之

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為莒國夫

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為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

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此事當考曾為宰相累年何以

妻無封而子融追請之

戊辰詔三司在外禁軍凡郊賞折色並給以實估之直

蓋舊制外軍郊賞估八百者為一千以給之

辛未復三班奉職王惟德為左班殿直閤門祇候邕貴

等州都巡檢使先是惟德為環州都監與西賊戰敗羈

管於新州起監廬州稅於道獲賊十八人特遷之

壬申詔雄州歸信容城知縣自今罷差京朝官其令本

路轉運使舉武臣有才勇及曉兩地民情者為之

癸酉罷商州鑄青黃銅錢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

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饗於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
堂之禮自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對
此禮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

宋庠建明
堂之議據
春明錄

甲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
賞

丙戌廣南西路鈐轄司請於邕州羅徇峒置一寨以扼
廣源州蠻賊從之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
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
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
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尙於郊壇寓祭

已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 詔河北安撫轉運司按察

本路知州軍治狀以聞從右司諫陳旭奏請也 命河

東經略使王拱辰兼本路計置糧草

甲午遣官祈雨 保安軍言夏國以戰敗契丹來獻捷

本軍以誓詔無汎遣人例已拒還之

戊戌詔羣臣母得上尊號上謂輔臣曰比遇大禮輒加
徽號豈稱朕所以奉神昭孝之意文彥博等曰陛下嚴
父以配上帝則臣子亦有愛戴君父之心伏奏至於三
四上不從彥博又以請上固拒之乃奉詔

己亥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務
令有司裁簡之分遣朝臣詣天下名山大川祠廟祈雨
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

度使趙東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眾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南朝然得邊奏皆以為遼主濟河不遇賊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甯大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羌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益妄也

實錄備載遼主書今不取

甲辰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為給食初詔五歲始給食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戊申遣官謝雨

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副之契丹主席上

請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槩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自置袖中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能復取辛亥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王洙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宋祁楊安國張揆皆判寺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遷洙太常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饗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齊戒自新之意又通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七也命宰臣文彥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樞密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為鹵簿使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

乙卯命樞密副使梁適攝太尉望告天地於南郊樞臣望告非舊例重其事也時政府六員五員充使故以適奏告同告謝復增錫賚如五使焉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繆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自內降出尋復有詔進

入是月邇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覩不無悚懼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夏四月丁巳朔禮院言按周禮夏后氏世室鄭康成云

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崔靈恩亦如之今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於大慶殿又按舊禮明堂五帝位皆爲幔室今旁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其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今宜飾以朱白繒從之

庚申詔江北轉運司沿邊四權場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當重賞之

壬戌河北人張用爲奉職張顯王昇並爲三班差使殿侍初河北沿邊安撫司言用等各捕得兩地供輸人馮均常往來邊郡探事以報契丹均旣處死乃賞用等

甲子沙州普克多木薩本等來貢玉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

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爲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
卽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眞宗
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
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
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況
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爲大享蓋亦爲民祈福
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
親獻月日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
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舍三朝之
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爲能
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
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圓丘之位陟降爲勞

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
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
設位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壇內外者列於堂東西
廡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丁卯契丹國母遣安遠畱後耶律可久給事中龔湜契
丹遣奉國節度使耶律霸右諫議大夫李軻來賀乾元
節

戊辰降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權知
開封府錢明逸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開封府判官祠
部郎中張式知岳州推官屯田員外郎李舜元通判壽
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廷有
娠而出生青都市聚觀明逸捕得入府叱明逸曰明逸

安得不起明逸為起既而以為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外惑眾非所宜朝議欲遷之江南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不誅即詔槩與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蓋其母王氏嘗執役宮禁禁中火出之嫁民冷緒者始生女後生青青不調漂泊廬山數為人言已實帝子故浮屠號全大道者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獄具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威望又有婦人鄧氏以罪繫獄而為獄吏榜之墮足死故與式舜元皆及於責式丹徒人絳億子也云青與其黨高繼安皆處死據明逸傳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按何郊包拯奏議並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鼎州尋卻入京託病放停專以幻術交結權貴恐繼安即全大道也按冷青醫家子據李清臣墓碑又按錢明逸傳稱青涇原經略司言生不調未詳醫家子何故不調當考

戶都首領納隆男

鼎舉族內附

丁丑左侍禁折繼祖為西染院使知府州折繼閔病亟

請以繼祖代之繼祖其弟也 以渭州姚家堡左第一

指揮十將張遂為三班奉職仍賜襲衣金帶遂自言王

沿知渭州日嘗與百姓范仁美持沿書入西界反間葉

勒約噶兄弟事覺仁美被殺遂配居難糧城及契丹西

伐獲遂以歸乃錄之實錄云事覺葉勒等三人皆從誅

州慶麻二年十月降虢州四年十一月卒于河中葉勒

等被誅乃元昊既稱臣後又葉勒等自以謀殺元昊故

族不因其謀內附也張遂所言必妄或果嘗與范仁美共

持王沿書欲反間葉勒等本無內附意遂反間而不效

又坐拘囚偶得生還而葉勒等已死因胃為己功朝廷

且遂與仁美俱持王沿書入界仁美獨死遂獨生殊不

壬午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
 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
 眞宗位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
 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
 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
 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
 皇於郊壇爲第一龕位
 中少東南別爲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獄
 鎮海瀆歲星眞枹鉤星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上
 版設於郊壇爲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角宿攝提五方
 山林川澤以下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
 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眾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

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

內壇之傲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遺位敘相類云皇此據

內外位乃五月丁亥朔禮院奏請詔可今附此本志取

明堂記儀注尊罍邊豆之數職在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

重之義蓋尊罍邊豆之數職在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

有司神位則由仁宗聖裁故也

配帝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緣國朝

南郊雖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各十六今明堂請

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既

報可尋詔合祭並侑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

犢凡用犢十一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

從祀神位從之用犢七羊豕各五據明堂記在三月日

今并附此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禮神玉及燔玉初上謂

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無乃於祀典闕乎文彥博對曰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因請下有司求良玉而作禮神玉於是造琮璧等九器祭已則藏之而燔玉止用珉蓋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備上曰朕事奉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所愛其令有司備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為琮璧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温祭玉之備始於此
戊子遣戶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河東路計置糧草及處置盜鑄鐵錢 徙江南西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唐詢為福建轉運使時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許元請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皆曰申如所屬詢爭以為不可朝廷方委任元故徙詢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兗州尼邱山神曰

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臣自契丹通使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而沿路州軍大困於需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頓置什物並令沿路州軍官自辨之 御史何郊言伏覩朝廷昨降指揮廢罷迎送北使三番使臣只令河北州郡逐處供應議者謂於事便利莫茲為大近知有臣僚上言請盡復舊此不測民隱之甚者緣河北州郡自積年供應三番往來為諸司上下乘便刻剝其勾當公人破敗家產及死亡流移者不可勝數況今累歲災傷民力不堪其弊幸而朝廷優恤特行更改若復仍舊弊但以數郡生靈性命

奉三番諸司上下誅求爾於事何益朝廷前詔罷之善矣伏望明聖堅斷不為浮議所移庶一路之民有息肩之望

何邾奏議今附見吳奎明年十月云罷三番才兩月間輒復紛紛當指此也

丁酉明堂禮儀使言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而五帝各用本音之樂並從之

壬寅置岢嵐軍草城川天窰村巡檢使臣一員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眾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己酉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降神曰誠安皇帝升降

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饔安五帝位奠玉幣亦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三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

庚戌詔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

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母子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

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旣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

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語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一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者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

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
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蓋黃鐘大
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
而無所抗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
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
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
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
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
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
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
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
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

清聲者令隨鐘石數習本無清聲者

案原本脫去今隨鐘石教習本無清

聲者二句文義未完今據宋史樂志及薛應旂續通鑑增入

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

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
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
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
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之
丁卯以御撰黃鐘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

戊辰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旭為祕書丞
祖靖為祠部員外郎

己巳再頒先朝祈雨雪法令所在置嚴潔處
庚午詔舉官為縣令自今河北陝西轉運使副歲各舉

十二人提點刑獄各六人河東京東西淮南轉運使副
各十人提點刑獄各五人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荆湖南
北廣南東西益利梓轉運使副各四人提點刑獄各四
人夔州路轉運使副四人提點刑獄三人六路制置發
運使副各六人府界提點刑獄三人知開封府并諸州
府軍監各一人仍止得舉所部官初同提點京西刑獄
張易官臨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
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必以請
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九朝紀事本末上諭輔臣曰近
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
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慙謝而退於是自鄂州
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八十六人

辛未判亳州宣徽南院使建武節度使郭承祐落宣徽

南院使諫官御史言承祐前在南京給糧不以次置陳

取新苟悅軍士擅留綱糧及批書宣頭不發戍兵越法

杖配輕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以禁兵擬周衛體

涉狂僭無人臣禮故也吳奎傳云奪承祐宣徽使仍詔
自今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

奎傳誤也此詔乃緣張
堯佐非承祐今不取

壬申判延州李昭亮請陝西沿邊小堡寨無使臣管勾

者並更為鋪從之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實錄云知諫院包拯陳
旭吳奎按陳吳此時實

為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
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比年以來陰沴過

甚水壞城郭地復震動大河決溢沈溺者眾是皆羣小

之道盛也雖陛下精誠感發未能遽然消伏何者天道

福善禍淫與眾同欲則依從己之欲則違今億兆之眾

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
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借助法
制利弊商旅阻行而堯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災
沴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堯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
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拂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
殊雖禳祈禱祀無以益也拂人情則治風頽弊雖督率
糾正無以拯也陛下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
而稔成危機者乎實爲陛下痛之親昵之私聖人不免
但處之有道進入合宜使不踐於危機而常保於安地
斯爲得矣若不卹人言罔顧天戒禍不止其人又貽患
於國家前古得喪之迹甚多願陛下留神究觀焉
包拯又言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匱竭而主計之吏內

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臣免致將
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
司使張堯佐早緣恩澤驟陟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
而本職隳廢利權私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
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又況庸常不才者乎
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臣伏見國朝自祖宗以來
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尙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
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
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
實爲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
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
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

危繫焉惟陛下特留聖意

庚辰特封貴妃張氏第八妹為清河郡君

辛巳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之

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上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

因賜五品服

癸未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第降一等杖以下

釋之

乙酉同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劉舜

臣上明堂議并圖一卷

此據明堂記及會要

是月上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閑之

地今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

有司不能舉行爾太祖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

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於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

儉今以富稱於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

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蜀民歲增曠土盡闢

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

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謂不但蜀民凡似此

狹鄉皆宜徙之寬鄉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

積穀之本也上納其言乃詔京西轉運司曉告益梓利

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

此據會要稍刪潤之

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為充儀

此可見復召尚氏入宮事迹也

戊子出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

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

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此段恐與六月己未相重

當考據本志
果不相重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入見於臥
內擢其次子西上閣門副使珣為閣門使以所居第賜
之并給官舍餼錢五千及卒又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
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
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上以
章懿太后不逮養故褒寵外家皆軼常等用和緣帝舅
起民間位將相而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闔門謝客亦
其所長也

壬寅曹州言太子少師致仕任中師卒贈太子太保謚
安惠

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

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
饗卽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
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
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
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
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鍾為
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黑帝詔兩制
宮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且俟
過大禮詳定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八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二年八月乙卯朔詔罷祀前一夕警場先是帝謂
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
之意下禮院議曰警場本古之鼓鑿所謂夜戒守鼓者
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乘輿宿齋儀衛本緣祀事
則警場亦因以警眾非徒取觀聽之盛若以奏嚴之音
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外俟行禮時罷奏一
嚴亦足以虔恭祀事帝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
接神宜罷之

丁巳再降知亳州建武節度使郭承祐為許州部署承

祐既落宣徽使言者謂不當更合知亳州改再降之
戊午錄權邕州同巡檢右侍禁李江子得用爲三班借
以江與蠻賊戰沒也

已未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鄴爲吏部員外
郎直龍圖閣知漢州鄴以母老請之將行上疏曰臣伏
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厯三年冬從開州來是
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
迺尹京邑迺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
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不復以才能
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爲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
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眾議謂陛下以酬勞
爲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眾議命行之日言事

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
者若聽用言者卽須罷堯佐酌之兩途必難並立然用
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
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
所怨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
得宜也前古外戚成敗之間其鑑不遠崇寵過當則不
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惟其家繫
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
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爲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册命
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
天子列嬪妃之位明著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
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欲進處二府則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
下之議當以爲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老親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心論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同日而論也 又言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

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吏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僚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廕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爲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雖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爲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僚廕盡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廕本只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爲常例今本朝沛澤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

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今
後文武臣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
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
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序每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之人
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
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
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
而自清矣朝廷嚮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
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嗟怨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
奏薦親疏為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
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疎屬止以年
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眾心計亦無怨惟聖明斷

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

例即乞仍舊如許施行乞候過今秋大饗後為始恩澤

等級不知何時皇祐四年九月釐革舊制其後遂罷聖節奏補或自此始也今附見俟考

辛酉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都磨勘司呂

溱為右正言何郊言溱未嘗磨勘特遷之

癸亥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河北都轉運司權易大名

府路安撫司封椿錢市糴軍儲仍遣權度支判官屯田

員外郎董沔往計置之

乙丑命開封府判官侍御史張中庸往中牟縣修壘汴

河隄岸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進建昌軍草

澤李觀撰明堂圖義觀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

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而斯人之學

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觀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觀管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贈宣慶使入內都知麥允言為司徒又詔特給鹵簿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

配饗冕服之義鄭叔豹當考不然削去

丁卯以明堂禮近罷秋宴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眉

州防禦使李璋為起復雲麾將軍黔州觀察使步軍都

虞候西上閤門使李珣領文州刺史濱州刺史駙馬都

尉李瑋為起復雲麾將軍保州團練使璋辭不拜

己巳詔水災州軍令逐路轉運司體量蠲減租稅以聞

初鹵簿使言明堂大饗用法駕鹵簿準禮令法駕之

數減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狀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

五十六人法駕減其一用萬有二千一百七十人檢大

中祥符元年封禪法駕人數即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

一人本部今無法駕字圖故本及文牘散逸雖麤有此

數較之禮令未能裁決望令禮官與兵部官同其詳定

乃定法駕鹵簿當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辛未鹵簿使

上所定字圖詔可 知諫院陳旭等言屯田員外郎陸

親宅都教授阮逸嘗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具藉以鹿

皮欲與錢兼行且錢幣為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

權與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為漢武帝巧製

皮幣取譏後世況逸之譎怪尤甚豈可用之聖世以開

姦詐之心哉上然之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止罷祭神州地祇

庚辰命觀文殿學士兵部侍郎丁度爲軒轅位獻官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王舉正爲炎帝位獻官先是禮官言明堂五帝及日月天皇北極旣升祀於堂接皇帝親獻之位請差清望官爲獻官上以軒轅聖祖之別號炎帝感生之帝配故命二府舊臣分獻之

壬午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柬之爲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李綬副之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臨穎李兌爲契丹生辰使供備庫副使李贍副之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孫瑜爲契丹國母

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王道恭副之司勳員外郎判三司開拆司膠水寇平爲契丹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鄭餘慶副之

是月深州言大雨壞民廬舍

九月丁亥帝服鞞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侑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出新制頌墳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旣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者其令太常益加講求

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賜夏竦
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癸巳詔近臣宗室及館閣臺諫官三司開封府推官武
臣刺史以上赴迎陽門觀先朝御書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太傅致仕任布陪祀
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
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並
遣中使齎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仍詔祠畢
藏於宗正寺 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門香檀魚契以
左契留中右契付本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嵇穎為翰林學士未及謝辛丑卒

卽其第賜告敕襲衣金帶鞍勒馬及明堂賞物張貴妃
之父堯封嘗從穎學所為文多納穎家及貴妃為修媛
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堯封文藁為序以獻穎不答
亦不以獻

時積雨彌旬帝精禱禁中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霽
人情胥悅

已酉朝饗景靈宮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圜
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
仕及十年亦與遷改卽不為永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
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

赦帝謂輔臣曰卿等廣詢民間利病著為條目務從寬
大以稱朕勤恤之意又曰比有貴戚近習黃緣請託以
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
禁止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
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
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為手詔與赦同降陳旭傳稱
執奏內降
由旭建
請當考先是屯田員外郎廬陵彭思永入為侍御史極
論內降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
日有傳赦書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宮亟上
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
入禁闈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
求為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思永

曰甯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之失矣遂
獨奏陛下覃此繆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
眾人爾且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入
上震怒詔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
事有非實朝廷能容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窮主
名則後無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
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上寤不復致詰思永尋
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
格思永罷侍御史不得其時為司封員外郎乃十月丁
卯也今附見此更須考之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
外官勸就齋次率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傳
乃云思永獨奏或思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
論羣臣不當加先是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內都知麥
官也今兩存之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
簿今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
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
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官臣而安治其國家不
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
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陛下
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
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
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
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饒烜赫道路是則
揚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
惟陛下思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

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
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
不給鹵簿無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
勝幸甚

考

據會要允言以八月贈官司馬光奏不當給鹵簿在九月十四日今附九月末光奏之從否當

冬十月丙辰宰臣文彥博加禮部尙書宋庠加工部尙
書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河陽三
城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夏竦爲武甯節度使進封鄭
國公保靜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王德用爲集慶節
度使封翼國公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程琳
爲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甯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汝南
郡王允讓爲平江節度使兼侍中武康節度使北海郡

王允弼為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德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為鎮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高若訥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梁適加給事中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亦以恩遷官

癸亥景福殿使武信畱後入內都知王守忠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實錄但云都知本傳云都知按守忠慶厯元年六月已為都知此必遷都都知實錄偶脫爾當更詳考

甲子宗室八十七人並遷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

右衛大將軍之上今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兄十一弟六姪五十一孫十九人數更須詳考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未詔宰臣文彥博宋庠參知政事高若訥史館檢討

王洙編修大饗明堂記

乙亥燕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於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好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位號詔自今諸處毋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

赴闕寶元元年六月可考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鑄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瑗本傳云并召阮逸寶錄無之按逸此時實教授睦親宅當考會要九月五日詔鑄鐘特磬未叶音律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寺檢詳典禮別行鑄造而實錄無此

丙戌詔河北東路秋稼大豐其令三司廣糴邊儲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放
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
進士出身上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
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
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
才故特有是賜

丁酉邇英閣講易无妄卦帝曰无妄之疾何云勿藥有
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
位爲無妄之主天下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己所致病當
自損可勿藥而有喜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而
偶有災若堯湯水旱非己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

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
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
禹能治水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
圯決歷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
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敝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
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爲大河
犬戎自古爲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
息亦勿藥有喜也

戊戌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爲翰林侍讀學士勸
初就明堂齋次帥眾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
乃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求解臺任許之召樞
密直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況未至又

命勸管勾御史臺事

管臺事在二十四日丁未今並益書勸以老求罷據御史臺記

益

州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臣得便宜從事多擅

殺以為威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

者況在蜀逾二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

尤愛之以繼張詠

王安石誌況墓云蜀人以況繼張詠又謂況所斷治為未嘗有誤今從本

傳創此等語

庚子徙知徐州工部郎中王逵為淮南轉運使諫官包

拯言按王逵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

所為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河東轉運使放恣愈甚於前

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需澤棄瑕錄用然慘暴

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

昧且陛下軫恤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地方民吏俾王

逵殘害伏望聖慈特追寢前命且令依舊知徐州不報

拯又與陳旭吳奎相繼論列凡五奏訖不報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

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此據會要

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

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幾盡

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緣邊尤被其害上憂軍

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

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

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

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

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

賈資台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

賈資台通鑑長編

卷一百六十九

七

邦至太宗時祖孝孫攷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
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
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
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
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
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宜委中書門下
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
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譜
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
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
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
定大樂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

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
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置局乃丁卯日堯臣上言乃庚午日今從本志並書不出其日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張觀卒贈吏
部尙書諡文孝觀初為祕書郎其父居業從事方州因
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
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
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觀蚤起奉藥
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人既練而
卒

已未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
度使景靈宮使資政殿學士尙書左丞王舉正本官兼
御史中丞改命田況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是日

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職任

此據本紀

庚申又加張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

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賜汴河治堰卒緡錢

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

癸亥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卽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嚮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宮之

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輩窮老纔有一得節度使者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尙書參知政事裁用爲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以尙書左丞爲三司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爲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尙書陳堯咨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歷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尙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戢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得宣徽使又二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孰若杜審肇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若非內外

協應蒙惑攘竊甯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慙羞不知其
清朝之穢汚白晝之魑魅也況下制之日陽精闇塞天
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寢
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
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
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
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
意舉正儒懦或迤邐退避動經浹旬則堯佐之命必遂
行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
不當其疏曰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均以
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
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

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轉踰於前併
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
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踈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
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
分辭避而宴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覲大
用及異恩旣出復託以假告未祇受其意向若不足繼
有邀求不虔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馮野王以昭
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戚屬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
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
遠鑑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
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御已來孜孜勤

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遂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三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疏入不報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於上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唐介傳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兌實為知雜御史而兒本傳不載兌嘗有言當考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祖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眾入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皆曾為之恐非粗官上竦然而堯佐之命竟罷陳升行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張堯佐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未所志差誤今不取熊克九朝通略據是時乃王舉正為中丞堯佐罷宣徽景靈二使而節鉞如舊雜志誤也

已已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禮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節度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中書取戒厲據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適墓誌今正史並改作戒諭

雖稍文然恐失事 實今特存本語 詔諸路走馬承受如擘劃過邊上利

便事件不得理為勞績仍令入內侍省選差廉謹穩當 之人兼不許指射 會要開十一月二十六日事

十二月甲申朔詔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言慶厯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甯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

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甯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也以爵服承襲之間小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諸儒之惑不亦甚乎乃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

者卽耐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三廟廟因眾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卽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旣如奏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戊子遣官祈雪

己丑詔知制誥曾公亮李絢看詳諸州軍編配罪人元犯情理輕重以聞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眾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

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敕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制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視法何如耳錫眞州人也孫錫事據王安石墓誌附見錫先見慶曆八年甲午知制誥胡宿言事神保民莫先祭祀比年以來水旱相仍竊意有所未至也望令天下具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增秩之春秋以時禱祀詔可

戊戌邈川首領保順西河等軍節度使嘉勒斯賚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雪

丁未遣官謝雪

賜念書童子曾天麟等四人出身

戊申契丹國母遣崇儀節度使蕭槩四方館使榆州團練使劉從正契丹遣昭德節度使耶律素太常少卿李韓等來賀正旦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客戶三百八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七口六百五十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三年春正月乙丑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問疾庚午詔翰林醫官院日輪近上醫官一員總領諸科醫官以備應奉

乙亥詔兩浙水災州軍四等以下戶稅特與倚閣降大理寺丞譚異王鑑爲幕職官遠小監當初異鑑自言赴銓磨勘當在祀明堂前與閻邱孝修等一甲引見而爲有司繼爲二甲致改官不得預覃恩請如孝修例更遷一官上疾其倖求故降之

丙子詔江甯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

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爲兩路揚州爲東路
廬州爲西路

戊寅以辰州溪峒彭師寶知上溪州仍令乾元節貢獻
如舊師寶仕義之子也蓋自咸平已來始聽溪峒二十
州貢獻歲有常賜蠻人以為利有罪即絕之慶厯四年
仕義以罪絕貢獻其後數自訴求知上溪州至是始許
焉 涇原經略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
生戶蕃族多出內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爲屬
戶以捍邊從之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爲大理評事兼太
常寺主簿固辭之 審官院言通判員多闕少今定藩
府州軍凡五十一處請各差京官一員爲簽判及端封

等二十二州知州邕桂宜三州通判舊制就移知縣人
爲之今請先用通判從之

乙酉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源州蠻儂智高請內屬詔
轉運使與本路提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初交趾
發兵討智高不克轉運使新喻蕭固遣邕州指使丁贊
往刺候而贊擅發兵攻智高爲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贊
頗爲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贊還奉表請歲貢方物
朝廷以其役屬交趾未聽也固言智高必爲南方患願
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
高智高終不內寇則具以聞固言蠻人見利則動必保
其往非臣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方如智
高者宜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

畜也就其能爭則蠻人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閒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蕭固云云據王安石墓誌增入丙戌文彥博等上明堂大饗記二十卷紀要二卷上爲之序鏤版以賜近臣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闕除之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曰韶夏漢武帝王殊稱漢樂曰大予唐舞爲七德制名象德朕所慕焉前詔執事考正鐘律定一代之述作章祖宗之謨烈而稱號缺然未副其實其令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

真宗廟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以爲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稅法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卽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稅四稅二法並行於河北未幾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畜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售三千倍爲六千又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才得二千者往往不售北

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及河北都轉運司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八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五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懼好事者之橫議也庚子下詔曰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比者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

決大議令利害曉白尙慮輕肆之人仍舞空言幸搖其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自今有依前事而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此並據食卷與實錄會要小異今但從志大抵食貨第三卷敘茶法第四卷敘鹽法兩法對貼或不相關往往重出茶法貼買即鹽法對貼也鹽法對貼已敘皇祐二年正月嘉祐元年異至不知何也自慶曆八年十二月初董洵言行四稅未幾云初用鹽鐵判官董洵議河北邊糴沿邊行三稅法內郡行四稅法國子博士監榷貨務薛向言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雜物稱其直號三稅法內郡則轉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稅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極則價

賤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議而議者共主沔議
 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稅及見錢利害書
 奏不報不三歲權貨務積交引錢七萬貫未有以償而
 山場權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財算而
 三邊之糴不行朝廷始命王堯臣等詳定向為檢閱文
 字乃黜沔補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權貨務
 積交引錢以救其弊詔擢向大藩此據范育所為薛向
 并附傳王堯臣等詳定見皇祐二年正月薛向用見錢和糴在嘉祐元年十月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陳圖初安期選弓
 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
 州大閱技擊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陳法
 乃降詔獎諭安期傳云簡弓箭手分三等得驍勇萬人
 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陳之法由是土

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
 歲得穀百萬石以備賑發名曰貸倉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給事御史館修
 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
 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告敕事敗繫開
 封府獄人傳以為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
 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如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
 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
 旭權幸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畱百官班論
 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乃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
 所言何事而後敢畱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畱樞可
 也至是蓋累月執政白以為罪黜監衡州稅樞杞之弟
 也杜樞事不得其時附見宋祁出知亳州後龍川別志
 云樞錄問駁正特旨不錄問今按本傳則樞未及駁

正史蓋先言之爾別志又誤以王舉正為包拯又謂宋庠奏樞越次妄言故坐責而正史但云執政不出庠名
 先是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
 盡抱券書至庭視之有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為
 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
 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為言上問之沆對胡氏夫七
 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卿子弟
 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爾帝然其言 左正
 言賈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
 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
 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
 肆讒毀害及良善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
 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亦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

采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廣開言
 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又
 言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
 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
 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事便皆
 弗許 追復右監門衛將軍惠州刺史李渭為四方館
 使渭前在延州與郭勸同得罪卒既十年於是勸為言
 而追復之

三月壬子朔內侍省言今內供奉官有過且勒歸班給
 半俸候復赴內祇應方許全給從之

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
 殿修撰 管勾國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與契丹私相

貿易及漏洩機密事者請以軍法論在驛諸色人犯者配流海島若博飲鬪爭欺陵及損壞官物書門壁者亦行配隸從之 詔天下知縣縣令若差推勘刑獄及應副軍期或權知繁劇者具奏聞其閒慢處輒差者不奏者以違制故失論被差之官亦行責罰差出日月仍不理為資考慶曆七年六月八日 已未詔比年山場權貨務歲額寢虧其公私未便事令三司與詳定所更為條約及江淮發運司專事掎克使民被其患者令三司檢舉之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尙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又言庠聞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既再上乃不待答復入視事庚申罷為刑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龍圖

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為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改瀘州三江寨為甯遠寨娑婆寨為安夷寨

乙丑龍圖閣學士田況言鄉者清井監夷人連年攻圍監城水陸不通益梓路鈐轄司官軍泊白芳子弟近二萬人討之兵戰死甚眾饑死者又千餘人蓋由本監不得人致此請自今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

戊辰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楊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

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

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改京官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用選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

歲久改京官者甚眾故革之

景祐二年三月令銓差選人充曹官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

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

甲戌召近臣及館閣省府官觀瑞竹於後苑退而多為

賦頌以獻者舊制羣牧判官不與時閣門使錢晦為羣

牧都監殿中丞李復圭為羣牧判官復圭屬晦求與因

召之後遂成例嘉祐五年乃釐正之復圭淑子也復圭屬晦

此據休復雜志嘉祐五年六月始復舊制據會要第一百四卷

封通利軍齊賈埽甯

津廟龍女為順濟夫人

丙子黔州司戶參軍柳材為校書郎簽書黔州判官事

義軍都指揮使度仁義父子叛轉運使遣材等入蠻界

招出而賞之置渠州鄰水縣榮支鎮廣安軍渠江縣

望溪鎮捉賊巡檢各一員是日魏國大長公主薨主

太宗弟八女母曰方貴妃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闈太

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

太宗右諸女加諸王上於主尤所鍾愛容貌類太宗太

宗崩宮中每見主卽起號慕不能勝下嫁李遵勛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有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嘗有盜入主第帝命官訊邑司阜吏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後得眞盜法當死復請貸之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巾緙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他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猶以髮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有請以主教導六宮者主聞之曰吾無德曷足稱是哉初遵勛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迺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日誦佛書有白鷺來巢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麗嘗燕禁

中帝親爲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慶麻中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喜筆札善閱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日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脉禳禱無不至自皇后貴妃以下偕至第問候進拜用家人禮奉藥茗進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西主固辭移榻東南鄉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太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因命寢

門垂薄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授以官賜御書
金字大悲千手眼菩薩又賜玉石金字太宗廟謚皆以
祝主疾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常誠諸子曰
汝父遺令匱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歿後當
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
易服坐視小斂訖再拜奠哭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
長公主謚獻穆賜眞珠飾棺帷并金銀供器詔乾元節
罷樂宰臣固請乃已常歲誕節主入宿禁中俟旦稱觴
是日帝追念之遣使持香藥醴饌置匱前制挽辭仍篆
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太主事恐已有前見者當考
夏四月癸未詔曰河北流民相屬於道而吏不加卹乃
飾厨傳交賂遺厚使客以取虛名非所以同朕憂也非

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
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
武二選爲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
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
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畱權之至也自
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暴聳礪
廉隅也近日光祿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
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
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二月癸巳光祿卿句希仲
文館陸軫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
者並令御史臺以時案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爲文

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

據胡宿本傳稱至今有之當考

丙戌以獻穆大長公主子華州觀察使李端懿為鎮國雷後越州觀察使李端愿為鎮東雷後西京左藏庫使資州刺史李端慤領陵州團練使內殿承制李諒為供備庫副使內殿崇班李評李說並為內殿承制又以其婿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領忠州防禦使 詔淄青等州自春已來民頗艱食其軍儲雷及一年餘盡以賑貸之

丁亥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吏部尚書陳執

中加觀文殿大學士 廢九龍廟池先是廟楹摧圯詔許修葺而偽傳池水能愈疾都人赴者不可勝計上以其惑眾而塞之

辛卯契丹國母遣忠順節度使左金吾衛將軍耶律純利州觀察雷後曹昌契丹遣懷德節度使蕭果崇祿少卿劉永端來賀乾元節

庚子邇英閣講易鼎卦上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何如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物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也

辛丑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為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奎
為樞密直學士京東路安撫使知鄆州時京東盜起奎
至數月盜悉平 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呂公
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踰年通御
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
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又
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上
以為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
干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上謂輔臣曰
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
取也 上以公弼為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皇祐二
部才一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
奏上云云則據實訓也

丙午江南東路轉運司言知江州林咸德老昏而通判
梅得臣又非才多病請擇人代之上曰一州軍民將何
所寄乎其令咸德致仕得臣罷歸
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
卿等得無為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
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
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
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
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
戊申詔比者齊鄆棣博等州寇盜羣起其令巡檢縣尉
會合捕討之其不任職者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察舉
以聞

己酉知諫院吳奎言太祖革唐末五代之弊削外諸侯
威權專用文臣假守列郡名品雖下而眷待之意固異
常僚故才者得以設施不才者難乎冒進太宗眞宗欽
承前憲遴選守臣責效既嚴敗官亦鮮故能措世於盛
平陛下求治之意固祖宗所同也其如知州之選汎濫
太甚京朝官爲通判兩任例皆除授不計人才雖於中
書呈驗而卒無可否之意其顧待祿賜與通判知縣監
押殊無所異又往往待闕至一二年故士人厭薄有辭
知州而求監當者請以天下州府軍監地望分爲等數
其推擇敘遷顧待祿賜考校沮勸誅賞之法更爲條令
而必行之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
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遙

郡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
得人而剋日待遷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
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
民疾苦而數易如此豈能究宣朝廷德澤乎舉正所言不得其時
姑附吳奎論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
知州後當考亮爲翰林學士公亮自爲集賢校理卽預經筵凡十餘
年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三班吏世所賤薄
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
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
事吏束手無能爲後至者皆莫能易
五月庚戌朔詔恩冀等州旱其令長吏精虔禱雨決繫
囚無或淹滯仍令轉運司體量今年夏稅以聞

辛亥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丁卯召近臣館閣臺諫官觀書於御書院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

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瓌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記聞又有曾公定姓名實錄無

考之當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劉湜判官金部郎中邵飾領之太子中舍知長水縣孫復簽書南京畱守判官事兼南京國子監說書初知諫院吳奎等言復坐狂人孔直溫贈詩由國子監直講謫降再更大赦未復舊資況復素不與直溫相識若遂沈

棄恐知名士為姦徒所誣則善良難以自立故稍遷敘

實錄云由諸王府侍講也但為國子監直講爾未嘗為諸王府侍講也

乙亥頒簡要濟眾方勅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

丁丑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

下釋之

六月丙戌詔宗正寺春秋朝陵遣本寺官一員省視禮

料及察行事之遺失者其軍人並給儀注衣帽無致瀆

慢

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為瑞

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

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

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

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本傳云景宗願還明堂恩所改

後按二年十一月丙申景宗以左監門為大將軍汝州

鈐轄復建甯雷後本州部署實錄已載並不載聖語於

壬辰同判太常寺王洙言每內降新物薦於宗廟有司

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院預行

關報於次日薦之庶以稱奉先勤盡之意從之

乙未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魏瓘知越州初內東門索命

婦車得賂遺掖廷物付開封驗治獄未上內降釋之知

諫院吳奎言陛下前因祀明堂下詔凡求恩澤若免罪

內降指揮者所承官司毋得施行瓘敢廢格詔書請論

如法瓘坐是出

丁酉上謂輔臣曰近遣內侍往嘉州祈雨而本州諸僧道威儀迎俟境上如此則遠人多擾矣其令轉運司禁止之詔威茂黎集壁等州及戎瀘州通判自今令轉運司舉本路京朝官知縣前任成資今任一年或前任一年今任二年者爲之候滿三年理初任通判諫官包拯言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

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患如此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逮乎擯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並敘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聳慕積和之氣洽乎上下矣戊戌徒知越州刑部郎中楊紘爲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自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路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賊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避明年六月憲惟鼎除河北憲附此時盜鹽茶者眾鼎一切杖遣之監司不得其時今附此

屢以為言鼎不為變

辛丑天章閣待制梅摯請復百官進對上曰今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自公卿至於士庶皆許指事而陳之縱涉繆妄亦未嘗加罪何用此紛紛也

癸卯右屯衛大將軍克棟為左龍武大將軍克棟德鈞

孫也獻所為文召賜學士院特遷之克棟父承鑿德鈞子

丙午改廣州南海縣為番禺縣

秋七月辛亥詔開封府齊國大長公主葬其踐蹂田稼

者遣官檢視減其租

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為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

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

臺諫及提點刑獄者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

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為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隱德知

州李昭邁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先是太常博士李壽朋言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獨昭

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矧誕育二聖為國文母

而二仲之祀不及於禮未安禮院言朝拜儀注牲牢並

如太廟常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贊再

拜但祭饌不兼設蓋有司失之乙卯詔安陵昭憲皇后

祝版幣帛御封香牲牢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

貯別庫壽朋淑之子也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案太常天地宗廟四時祠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哲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絲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有行遠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

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恭依

辛酉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

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慙謝而退於是自鄂州王

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
凡十六人實錄不載文彥博等懇謝及十六人姓名今從會要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沈起擅去官私罪初起因父
疾請假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上曰若此何以厚

風俗其除之起鄞縣人也
己巳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志

五十卷

庚午宿州言百姓董奉者屢嘗獲強盜近又與盜鬪死

其子海復獲所鬪盜三人請加甄賞上曰海非獨除去

民害兼能復其父仇宜優賞之遂以為三班奉職賜袍

笏銀帶就差本州巡捉盜賊

先是虞部員外郎通判濮州并淵部夫張郭為羣盜所

執已而得脫責監全州稅淵清豐人也殿中侍御史張

擇行言并淵身任按察為通判不能為國除盜而反為

盜所縛其辱命甚矣降充監當斯協公議知州聶世卿

盜發所臨罪固有在今聞止移萊州亦乞降充監當癸

酉職方員外郎知萊州聶世卿降知信陽軍世卿冠卿

弟也會要皇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書世卿責信陽軍

稅蓋誤也今附世卿未責前

乙亥徙判澶州宣徽南院使彭信節度使李昭亮判成

德軍昭亮辭判澶州也知成德軍樞密直學士刑部侍

郎李昭述為龍圖閣學士知秦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

中呂公綽赴闕已而御史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

昭亮素姦回妄有所請昭述儒庸不宜付以重鎮公綽

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更圖進
用乃詔各復任如故復任在八月公綽通敏有才然夷
簡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時漏除拜以市
恩時人以比竇申初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孫沔
既除母喪授陝州都轉運使沔求知明州許之於是京
東多盜乃徙沔知徐州沔明購賞誅罰盜以故止降
提點河北刑獄度支郎中席平知棣州以職業不修也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采木不
以貧富皆計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諭米而重
輕不等貧者苦之上命三司取最下數為準凡歲減十
萬餘石韓贄使荆湖奏罷丁米贄本傳云爾然此時贄
猶未出八月丙戌乃受命恐贄傳飾說今不取
趙良規為湖南漕奏罷馬氏所賦丁
口米數萬石良規本傳載此當考

丁丑賜汴河役卒緡錢 醫官使齊士明等援例乞同
管勾本院公事上曰士明等輒敢違條妄陳以供奉藥
餌有功效特免劾罪令提舉所嚴加戒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七十

三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